

青山儿女

杨植霖 张之涛

QINGSHANERNÜ



I227
955
3:1

757/48

青海儿女

(上部)

杨植霖 张之涛

甘肃人民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
藏书

A898199

青 山 儿 女

(上 部)

杨植霖 张之涛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庆阳路230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插页7 印张8.625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360

书号:10096·264 定价:0.92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描绘抗日战争时期,内蒙古大青山地区的蒙、汉人民在共产党教育领导下,组织起来,同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殊死斗争的诗体小说。

作品通过紧张曲折的情节,反映了抗日武装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重创敌伪的战斗历程;抒写了青山儿女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歌颂了蒙、汉人民团结战斗的血肉深情;通过感人的细节,刻画了众多而又各具特色的英雄形象。

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烈的生活气息。作者吸收了不少民间文学的语言和表现手法,从而使作品显得更加通俗活泼,摇曳多姿。

青山儿女的鲜血，
浇灌成遍地的花丛，
歌唱那坎坷的岁月，
切莫忘取得胜利的艰辛。

革命的漫长路上，
有前人踩下的脚印，
新长征的勇士们呵，
喜看你，攀上四化的高峰！

——作 者

目 次

引 子	(1)
第一章	(5)
第二章	(31)
第三章	(55)
第四章	(78)
第五章	(103)
第六章	(128)
第七章	(157)
第八章	(180)
第九章	(205)
第十章	(234)
间奏曲	(266)

引 子

大青山上起了雾，
老百姓正在难为处。

春风风吹开漫天天云，
羊肠肠小道变成了通天天路。

——大青山爬山歌

黄河九曲十八道弯，
弯弯流水浪花儿翻。

流出青铜峡又奔银川，
黄水盘过了个大青山。

八百里青山八百里川，
八百里哭声呀漫荒滩。

旧社会是苦水泡黄连，
又来了灾难的三七年。

穷苦人头上压下三座山，

那日月就如同尖刀子剃。

七七事变炮声天下传，
芦沟桥飞起一团杀人烟。

日本鬼的狼爪子伸进了关，
抢占了中华民族的好河山。

蒋介石只顾反共不抗战，
日本人夺走东北又抢中原。

流亡的兄弟姊妹泪不干，
黑咕隆洞塌下了半边天。

铁蹄子踏过了张家口，
膏药旗插在了半个绥远。

鲜血染红咱的大青山，
泪水水和泥是咱土默川。

云缭绕的山和川呀，
老百姓在火坑里头受熬煎。

一团团黑云遮住了天，
一声声闷雷一道道闪。

鬼子和国民党把连裆裤穿，
你糟踏一天来他糟踏一天。

狗土匪多得象毛掸毡，
白天叨*抢了黑夜还翻！

拆了房顶抽檩椽，
活娃娃挑上了刺刀尖。

闺女媳妇吓得炕洞里钻，
剃成个秃子还要泥抹脸。

石头垒墙不如砖，
这年月越过越艰难。

这世道兵荒马又乱，
老百姓咋盼也盼不亮天。

地主和狗土匪肩靠肩，
当保长的都是狗汉奸。

老百姓头上有十把刀，
哪一把不对准咱心尖尖！

*叨：按西方言，即抢掠。

只听说红军长征到了延安，
共产党北上抗日名声天下传。

盼救星盼得把眼望穿，
穷苦人日夜想念宝塔山。

抬头望见北斗亮闪闪，
黑夜五更穷哥儿弟兄暗串连。

逼得穷人横下了心，
活不出去咱就上梁山！

掉脑袋也要搬倒头上的山，
锹镐镰刀咱们造狗日的反！

革命的声浪震山川，
怒火烧遍了大青山。

共产党领导人民翻江海，
换来了火红的日月在人间。

.....

大青山的故事万万千，
咱唱罢了小曲就开正篇！

第 一 章

苦日月苦得活不成，
泪蛋子打得心尖子疼。

——大青山爬山歌

1.

寒风十里正初春，
平地刮起卷沙龙，
风卷黄沙透心儿凉，
冻饿死多少苦弟兄。
大青山，又是一个倒春寒，
土默川，除过雪滩尽是冰。

土匪多得如牛毛，
白天黑夜不安宁，
叨牛叨羊又叨鸡，
荞麦皮榨油活抽筋，
今日要捐明要税，
呵呀呀，还要开膛掏活心。

蒙人汉人一样苦，
石板底下一条根，
同受人世牛马苦，
同喝苦水汤两顿，
哎，苦日月哪辈子才是头？
还不如，闭眼一死倒安心……

山沟里新坟连旧坟，
山沟外活人哭死人，
死了的倒比活着的好，
山里山外哭喊声连声，
好悲凄，吃喝不上哪有泪？
肝肠碎，穷苦人夜夜盼天明。

泪流尽呀，盼天明，
天底下苦人都姓穷；
大榆树沟村有百十户呀，
大人娃娃都是黄连命；
苦人里顶数林大山苦，
苦水里泡出来的楞头青。

爷爷名叫林满仓，
叫个满仓可仓里空。
大大*起名林来喜。

*大大：绥西人称父亲为大大。

一辈子盼不来喜进门。

娃子妈山阴背后生下他，

那一天，雨水就象泻山洪。

因此得名叫林大山，

山坡坡上出世山坡坡上生。

一出世就遇上冷水浇，

苦芽芽更加上苦一层。

才六岁，就给地主放牛羊，

满十岁，就给地主当长工。

这一年大山十八岁，

他大大来喜子六十整，

大大把儿拉在眼跟前，

满肚子话呀说给儿听，

但只见，大大满眼冒血火，

但只见，灯瓜瓜点灯半炕炕明。

来喜子说话放低音，

血滋滋呵，泪声声，

字字声声都是仇呀，

句句话语刺心痛：

“大山子，你常问我娘咋死？

大山子，今夜就给你说分明！

“大大寿数已经到，

说不定哪天命归阴；
这仇恨不给儿说清，
到阴间咋见你母亲？……”
来喜子抹掉了两把泪，
一碗苦水汤，咽下干喉咙。

苦汤下肚肝肠痛，
仇恨怒火胆边生；
十八年前凄风苦雨夜，
那一段生离死别情！
来喜子说得嗓子哽咽难出声，
大山子听得泪水洗红两眼睛……

2.

土默川的地主恶霸白老三，
好比是尿坑的石头，粪坑的砖；
方圆百里土地都姓白，
穷哥儿们的骨髓他榨干，
提起他的臭名牙根根抖，
哎呀呀，心上肉就象刀尖子剐！

白家有座大庄院，
石头砌墙三丈三；
铁铸的门厚二寸半，
门上还吊两个大铜环；

高墙院，就是阎罗殿，
大铁门，就是鬼门关！

活人进了白家院，
死尸从后门扔荒滩；
人都说：进门容易出门难，
人都讲：进院如进百丈潭；
老实百姓个个绕道走，
穷哥儿们人人怒心间。

绕道走，怒心间，
活人谁愿意和鬼缠？
人不缠鬼鬼缠人，
腿肚子转筋抽成团！
老天爷杀人不眨眼，
叫不应地来叫不应天！

这一天白老三过大寿，
白家大院摆下祝寿宴，
南来的骡车北来的马，
西来的骆驼东来的船；
大路上，一炮黄尘*遮住天，
院里外，杀鸡宰羊捣糕面！

*即漫天黄尘之意。

白老三眯缝起两只眼，
乐得他上屋转罢下屋转；
祠堂里斟满三盅酒，
香炉里点香绕青烟；
摆下了方桌上满了菜，
满腾腾，地主富豪围了个严。

酒三巡呀，菜五味，
地主富豪们开了言：
这个说：白财主人材长得好，
那个说：老三的福气祖辈传；
这个说：白大人门前少儿女，
那个说：何不借胎*把儿子牵？

这个说：白家金银破万贯呀，
那个说：缺儿少女可势孤单；
这个说：人过五十才时运转，
那个说：传宗接代还正当年；
你一言，说得白老三心开窍，
他一语，讲得白老三心喜欢。

心开窍，心喜欢，
白老三肚子里打算盘；
有理，有理，实有理，
没儿，没女，太危险；

*绥西一带有借胎生子的陋习，即抢来别人妻女，为自己生儿生女。

这大的家业留给谁？

人到阴间要花纸钱！

手拍桌子连声喊，

唤来了管事的白庆泉：

“借胎生儿顶当紧，

千宗万件最当先；

选个年轻的小媳妇，

今黑夜，给爷领进西套间……”

白管事听罢面带笑，

秃脑袋连连把头点：

“好说，好说，实好说，

不难，不难，实不难；

来喜媳妇可中意？

柳眉杏眼正当年！”

“好好好，行行行！

今夜就把她拉进院。”

满屋人都为白老三笑，

来来来，福星高照把酒干！

这一回，风吹云来雷打闪，

桃花运，老三交上福不浅。

白家大院杯碰杯，

榆树沟有人遭了难；